

· 历史研究 ·

朱熹《家礼》刊本考

彭卫民

(长江师范学院 重庆民族研究院 重庆 408100; 西南政法大学 古典学研究中心 重庆 401120)

[摘要]南宋著名理学家朱熹(1130-1200)所著《家礼》一书的原稿本在草成后未及付梓即被窃去,朱子易箦时,原稿本的誊录本始出。门人后学据原稿本分别刊刻广州本、余杭本、临漳本、潮州本、萍乡本等,均佚。传世的刊本中,依“通、冠、婚、丧、祭”礼的编排体例,可分为不分卷本、四卷本、五卷本、八卷本、十卷本。其中仅存的两种宋本为五卷本系统中的“宋刻杨注附图本”(又称“钞配本”)以及十卷本系统中的杨复附注、刘垓孙增注的“纂图集注本”(简称“集注本”)。论其臧否,以宋刻为善,元本、抄本、明本皆从宋本而出。“集注本”中的《家礼叙》为朱熹亲笔手书,仅凭此一点,便可平息自明代以来对《家礼》是否为朱熹所著的所有学术论争。

[关键词]朱熹《家礼》;刊本

[中图分类号]K852

[文献标识码]A

[文章编号]1671-3842(2017)04-0073-10

一、佚本

原稿誊录本。成于1169年,据方大琮(1183-1247)《家礼》附注后序,“初,乾道己丑,成于寒泉精舍,虽门人未之见”。按乾道己丑即1169年。稿本为朱子丁母祝令人忧时,成丧、葬、祭礼,复推之于冠、昏,而成《家礼》。成书后为一僧童窃去,至1201年朱子易箦始出,但此本为“有士人录得,会先生葬日携来”^①,可见当为朱子原稿本的誊录本。后嘉定辛未年(1211),学生陈淳(1159-1223)于温陵复见朱子之子朱在(1169-1239)持此本出,“为篇有五,通礼居一,而冠、昏、丧、祭四礼次之,于篇内各随事分章,于章之中,又各分纲目。”^②可知原稿本分五篇而非五卷。

广州本。此本以原稿本为底本进行刊刻。据陈淳《代陈宪跋〈家礼〉》一文,“未几,亦有传入广者,廖子晦意其为成书定本,遽刊诸帅府,即今此编是也。”又据方大琮序,“唐石会葬,乃有持出者。又十年,廖槎溪守广,刊之学,视诸本为最早。”^③按朱子原稿本成于乾道己丑即1169年,三十二年后朱子卒,是年为1201年。又十年,廖德明(1138-?)将此书刊于广州,故此本刊刻时间为1211年无疑。又陈宪即陈光祖,是时为广东录提点刑狱,故可知陈淳跋文为广州本而作。陈淳在《家礼》跋文(似为1217年余杭本严陵重刻本跋)中称此本为五羊本,盖取广州雅号^④。

[基金项目]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”(项目编号:2016PY30);重庆市教委人文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中国传统家庭法哲学的表达与演变”之阶段性成果。

[作者简介]彭卫民,法学博士,长江师范学院重庆民族研究院专任研究员,西南政法大学古典学研究中心兼任研究员。

①杨复《家礼附录》收入《朱子全书》第7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版,第947页。

②陈淳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(卷14)《代陈宪跋家礼》收入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70册,北京:线装书局,2004年版,第81页。

③方大琮《家礼附注后序》收入《朱子全书》第7册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2002年版,第948页。

④陈淳《北溪先生大全文集》(卷14)《家礼跋》,第82页。

余杭本。此本当刊于1216年。按朱子弟子黄榦(1152-1221)为此本作跋,即《书晦庵先生<家礼>》:“赵君师恕之宰余杭也,乃取是书,镌木以广传。”^①可知余杭本为赵师恕任余杭知事时刊行。据黄榦落款时间为嘉定丙子夏,即1216年。黄氏所言“是书”,当是在广州本基础上进行的修订。盖陈淳《家礼跋》云:“余杭本再就五羊本为之考订。所谓‘时祭’一章,乃取先生家岁时常常用之仪入之,准此定为说。并移其诸‘参神’在‘降神’之前。今按余杭本复加精校,至如‘冬至’、‘立春’二仪,向尝亲闻先生语,以为似禘祫而不举。今本先生意删去。”^②可知余杭本将五羊本“祭礼”和“时祭”章中“参神”与“降神”的顺序颠倒,将“参神”条移至“降神”条前。查此后附录本、集注本、性理本,皆依此作出修订。按朱子曰“某家旧时常祭,立春、冬至、季秋祭祫三祭。后以立春、冬至祭近禘祫之祭,觉得不安,遂去之。季秋依旧祭祫,而用某生日祭之。适值某生日在季秋,遂用此日。”^③余杭本据此删去了二仪,但查后世刊行的版本,仍保留了“冬至祭始祖”、“立春祭先祖”两节。^④余杭本刊后第二年(1217),严陵郡守郑之悌(生卒年不详)又将这个本子进行重刊。据陈淳《代郑氏丞跋<家礼>》云“因刻之严陵郡”,按严陵郡又名严州,有宋一代为余杭一府。又陈氏《<家礼>跋》落款时间为嘉定丁丑年,即1217年。故可知陈淳此二跋为余杭本重刻本所作。王国维(1877-1927)著录严州府刊本时收录了这一版本,题“《朱文公家礼》。《宋志》、《陈录》皆一卷。”^⑤

临漳本。据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“四时祭”章“降神”条下。杨复附注陈淳语“廖子晦广州所刊本,‘降神’在‘参神’之前,不若临漳传本‘降神’在‘参神’之后为得之。”^⑥可以推测,临漳本修订了广州本“降神”、“参神”的顺序,因而出现的时间晚于广州本。且此本为陈淳《家礼跋》中提及,因而临漳本的刊刻时间似应在1211-1216年之间。又此本疑合《家礼》五篇为一卷,盖据《直斋书录解题》云“朱氏《家礼》一卷,朱熹撰。”^⑦而著录者陈振孙(1183-1262)曾于宝庆三年(1127)通判福建莆田,与漳州极近,此书或为陈氏于莆田时著录,但无据可证。

潮州本。据《性理大全》“四时祭”一节“亚献”条下,杨复注曰“按亚献如初仪,潮州所刊《家礼》云‘惟不祭酒于茅’。潮本所云,‘不祭酒于茅’是乎。”^⑧此本当刊于1234年杨复卒之前^⑨。

萍乡本。《郡斋读书志》著录此本“《家礼》五卷,右朱文公所定,而赵崇思刻之萍乡者。潘时举、李道传、黄榦、廖德明、陈光祖序跋附焉。”^⑩

①黄榦《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》(卷20)《书晦庵先生家礼》,收入《宋集珍本丛刊》第69册,北京:线装书局,2004年版,第81页。

②陈淳《北溪先生大全集》(卷14)《家礼跋》,第82页。

③黎靖德编《朱子语类》(卷87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6年版,第2257-2258页。

④所以近人吾妻重二据此认为,现行的《家礼》文本除了一部分内容源自余杭本之外,大体上蹈袭了五羊本。见吾妻重二《朱熹家礼实证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年版,第79页。但从黄丕烈《百宋一尘书录》对现存最早的刊本——“宋刻杨注附图书”(即“钞配本”)的题跋来看,吾妻重二的观点似乎又不能成立。盖黄氏曰“今所存者,当是余杭本”或许黄氏要表达的乃是钞配本刊行时,是以余杭本作为底本的。后世刊行的所有本子尽管并未完全参照陈淳的这两条修订意见,但余杭本所产生的重要作用则是不言而喻的。

⑤王国维《两浙古刊本考》(卷下),收入《王国维遗书》,上海:上海古籍书店,1983年版,第39页。

⑥⑧杨复附注、刘垕孙增注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(卷9)《四时祭》,宋刊本,第5页,第8页。

⑦陈振孙《直斋书录解题》(卷6)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7年版,第188页。

⑨近人伊佩霞(Patricia Buckley Ebrey)认为此本刊刻时间约为1240年,不知何据。见Patricia Buckley Ebrey, Chu Hsi's Family Rituals: A Twelfth-Century Chinese Manual for the Performance of Cappings, Weddings, Funerals, and Ancestral Rites, (Princeton, New Jersey: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, 1991), p180.

⑩晁公武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》(卷5上),收入《四部丛刊·三编》史部,上海:商务印书馆,1936年版,第27页。

二、不分卷本

黄瑞节所编《朱子成书》,元至正元年(1341)日新书堂刊本。《家礼》收在是书第六卷。半页十一行,行二十一字,注文小字双行,四周双边,版心粗黑口,同向黑鱼尾,中端题家礼名。卷首有图。该本首题“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”,可推知黄瑞节所辑《家礼》底本为杨复补注、刘垓孙增注的本子。集注本出现“附注”,或称为“秦溪杨氏曰”,或改为“杨氏曰”,或全部删去。而刘垓孙增注之处,除卷首“大宗小宗图”下题“增注”二字、正文“黑履”条下有“刘氏曰”三字外,其他地方均未再提及。此外,书中又增加了黄氏本人与南轩张氏的注释,可见已非《集注本》本貌。是书将《集注本》散在书中的图重新整理,制成二十八幅。明初所刊《性理大全》一书中的《家礼》图,即全部采用黄瑞节的版本。台北故宫博物院^①、扬州图书馆藏。题“《朱子成书》十集。元黄瑞节集。盖取朱子撰注之书十种彙而刻之。复自集录心得,附录于每书之后。至正元年日新书堂精刻。初印本无收藏印记,原藏昭仁殿。”^②

三、四卷本

明万历三十一年(1603)《性理大全》本。全书七十卷三十册,四周双边,有界,半页十行,行二十二字,注文双行,版心黑口,内向黑鱼尾。有永乐御制《性理大全序》及胡广等上表,卷首有胡广等诸臣衔名。《家礼》收在是书第十八卷至第二十一卷。日本小樽商科大学图书馆藏。浅见絅斋附录题跋。该本还有三种后印本。第一,山东友谊书社1989年出版的《孔子文化大全》,其中在“经典类”部分收录了一部《性理大全》,题明内府刊本。第二,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朝鲜中宗年间(1506-1544)刊本,《家礼》被改为两卷本。第三,韩国精神文化研究院藏朝鲜正祖年间(1777-1800)刊本。

朝鲜明宗十八年(1563)《家礼大全》本。四卷一册,四周双边,半页十二行,行二十二字,注文双行,上黑口,内向黑鱼尾。卷末有刊记“嘉靖癸亥谷城县开刊南原府移上,校正通训大夫行谷城县监苏邈、奉正大夫行都事金启、嘉善大夫全罗道观察使兼兵马水军节度使金德龙”。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。据前间恭作(1868-1941)《古朝鲜谱》(昭和3-19年)所录及朝鲜总督府图书馆刊藏本知,朝鲜有乾隆己卯官定铸本、西序书目草本、奎章阁本、英祖己卯印本(1759)、道光、咸丰间在山楼藏坊刻本、济州牧册板库抄本、朴世采家礼外编本、孝宗九年(1658)三陟府刊本、芸阁活字印本、玄祖三十六年(1603)川谷书院本、摘文院书目本、己卯四月日艺阁校印本、大正六年(1917)张焕舜校本等刊藏本。

四、五卷本

宋刻杨注附图本。现存五卷本系统中最早刊本。国家图书馆藏有宋刻钞配本,观此当为存世孤本。凡通礼一卷、冠礼一卷、昏礼一卷、丧礼一卷、祭礼一卷,附录杨注一卷。其中通、冠、昏礼部分为清影宋钞本。半页七行,行十六字,注文小字双行同,版心白口,左右双边。版心下记徐珙、王锡、何彬、马良等南宋刻工姓名。卷首有黄榦《书晦庵先生〈家礼〉》、木主全式、程颐语、潘时举

^①见《国立故宫博物院善本旧籍总目》,子部儒家类,台北“国立故宫博物院”,1983年版,第653页。

^②《故宫善本书影初编》,北京:故宫博物院图书馆影印,1929年版,第8页。

《识语》、《〈家礼〉叙》。据《郡斋读书志》,此本尚有陈雷刊刻于温州学宫,凡九十九条^①题为“家礼附注”^②。上饶周复于此本跋曰“右文公门人三山杨复所附注于逐条之下者,可谓有功于《家礼》矣。复别出之以附于书后,恐其间断文公本书也。”周复将散于各卷当中的杨注,附录为一卷,但卷中多云“杨氏曰”,足见已非杨复手定。方大琮谓杨复于广州本刊出后二十年(1231)注成,又十年(1241)“广人以旧板既漫告,遂出附注本,刊而授之”^③。又周复跋文曰“淳佑五年乙巳岁二月”,可见是本当在1241-1245年之间刊刻。据《百宋一尘书录》知此本第一至三卷为钞补,四、五卷附录则皆宋刻本。钞补之序云“赵君师恕之宰余杭也,乃取是书镂诸木,以广其传。”故黄氏定其为余杭本^④。此书后迭为黄丕烈(1763-1825)、汪士钟(1786-?)、杨绍和(1830-1875)收藏。又傅增湘(1872-1950)曾于天津盐业银行库房得观海源阁杨氏藏本^⑤。山东友谊书社1992年出版的《孔子文化大全》,在其“述闻类”部分收录了一部《家礼》,便是这个版本,但其提要著录为“南宋淳佑年间杭州刻本”^⑥。又据《楹书偶录》云,“卷中避宋诸讳字缺笔,当是上饶原刻,即丘浚所称南雍(雍)旧本。”^⑦按丘浚(1420-1495)《家礼仪节序》小注云,“近观南监本,上饶周氏以杨氏附注间断《家礼》本文,别出之于本书卷帙之后,以为附录。”^⑧王国维(1877-1927)在其《两浙古刊本考》中亦提到“宋末监中刊本。《南雍志》,《文公家礼》四卷,存者一百零六面,模糊八面,失者三十四面有余。”^⑨未知南监本与杨注附图本是否为同一系统。

明刊《家礼》五卷附录一卷。是本半页七行,行十六字,注文小字双行同,版心白口,上白鱼尾,四周双边。该本以杨注附图本为蓝本,除卷前删去黄榦序与版心刻工姓名。每卷卷末删去尾题,将宋本“《家礼》叙”改为“《家礼》序”,于其后新增“《家礼》陈设次序图”,其余与杨注附图本无较大差异。明刻本同时参考了《性理大全》本。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载“乃淳佑间周氏复采信州杨氏所注各条下者别出之也。是本与元刊本卷第同,而去其家礼图一卷,深衣考一卷,故为五卷。卷首载‘木主式’与元刊本小异。主式后,有嘉定癸酉潘时举跋,盖明嘉靖间以旧本重刻者。”^⑩又《郑堂读书志》云“此本系明仿宋刊,殊非邱浚窜乱之本可比云。”^⑪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^⑫。国家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、中国科学院图书馆藏有此本。

清雍正十年(1732)寿昌讲堂(拙修斋)刊本。半页八行,行二十字,四周单边,上黑鱼尾,版心

①晁公武《昭德先生郡斋读书志附志》(卷5上)第27页。尽管周复所辑杨氏附录一卷时谓“在杨氏之说有不得而尽录云”,但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却还原了杨复附录的条目,其中“通礼附注凡十一条”、“冠礼附注凡九条”、“昏礼凡十三条”、“丧礼附注凡四十九条”、“祭礼附注凡十六条”,故杨氏附注共计九十八条,与《郡斋读书志》所言九十九条较为吻合。

②③王国维《两浙古刊本考》(卷下),收入《王国维遗书》,第55页,第41页。

④方大琮《家礼附注后序》,第948-949页。

⑤黄丕烈《百宋一尘书录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95年版,第677页。

⑥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(卷1),北京:中华书局,1983年版,第62-63页。

⑦苗枫林主编《家礼》出版说明,收入《孔子文化大全》述闻类,济南:山东友谊书社,1992年版,第572页。

⑧杨绍和《楹书偶录》(卷1)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569页。

⑨丘浚《文公家礼仪节》(序),明正德十三年(1518)常州府刻本,第15页。但早在成化甲午(1474)丘浚仪序之前,明人汤铎在景泰元年(1450)辑了一部《文公家礼会通》。其卷首的朱子手书序后,有一小注,“右序临南京国监旧板”。实际上,《家礼会通》之序是依照宋版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朱子手书原序临摹的。在《家礼会通》的《凡例》中,汤铎也说“《文公家礼》国子监旧板原十卷。门人杨复注,刘璋增注,刘垓孙补注”。尽管汤氏在《凡例》中的这句话有逻辑上的错误,但他表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,所谓的南监本,应是刘璋补注的纂图集注十卷本,而非周复的五卷本。

⑩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100页。

⑪周中孚《郑堂读书志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69页。

⑫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版,第219页。

白口,中题卷名,下端记“拙修斋”。象鼻题《家礼》第次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。扉页题“雍正十年寿昌讲堂 朱子《家礼》新刊藏版 翻版必究。”首卷题“沔阳后学史学成参阅、沔阳后学秦士显辑释、寿昌县令张栗校订、寿昌教谕颜星编正、华阴后学李作模句读。”

同治四年(1865)盱眙吴氏望三益斋刊本。半页七行,行十八字,四周双边,版心白口。扉页篆题“《家礼》五卷 附录一卷”,版心下端记“望三益斋”。丁丙《八千卷楼书目》著为明本,“《家礼》五卷 附录一卷 宋朱子撰 明刊本 望三益斋刊本”^①。复旦大学图书馆藏。

《四库全书》本。半页八行,行二十一字,注小字同,四周双边,版心白口,上黑鱼尾。通、冠、昏、丧、祭礼各一卷,附录一卷。《四库提要》云“是书不出朱子,可灼然无疑。自元、明以来,流俗沿用,故仍录而存之,亦《记》所谓礼从宜、使从俗也。”^②又《续修四库全书》总目云“第《四库》所录,为陆费墀家藏本,凡《家礼》五卷附录一卷,今以宋、元、明诸本考之,乃明本也。”^③从校勘的情况来看,《四库》本所用的底本是明刻本,比如“治棺”条下的“栢次之”,独明刻本与《四库》本作“柏次之”;“斩衰三年”条下的“冠以布为武及纓”,独明刻本与《四库》本作“冠以下为武及纓”;治葬章下的“有,亡过礼”,独明刻本与四库本作“有,无过礼”。也有观点认为,《四库全书》本以1700年邓钟岳刊本为蓝本,笔者惜未得一见。

光绪六年(1880)洪氏公善堂影宋本。凡五卷,附录一卷,扉页篆题“宋本《家礼》”,刊记“光绪六年冬,公善堂校刊”。半页七行,行十六字。注文小字双行同,版心白口,左右双边,版心下端记刻工姓名。此本除卷首无黄榦序、木主全式、分式以及潘时举《识语》之外,内容、版式、字体都与杨注附图本极其吻合。韩国国立中央图书馆藏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)长沙思贤讲舍刊郭嵩焘校订本。全书两册,小字双行同大字,黑口,单黑鱼尾。扉页篆题“朱子《家礼》五卷 湘阴郭氏校订本”。朱子原序、郭嵩焘序,首卷题“思贤讲舍 湘阴郭嵩焘伯琛校订”。卷末镌“思贤讲舍校刊”。刊记“光绪十有七年思贤讲舍开雕”。由于此本只是将八卷本《家礼仪节》恢复至五卷本《家礼》的体裁,因此与宋本相比,脱字、误字、衍文较多。北京大学、四川大学、华东师范大学、吉林大学、南开大学图书馆藏。此书尚有乾隆三十八年(1773)博雅堂刊本。

光绪十七年(1891)陕西三原西京《清麓丛书编本》(马杂货铺藏西安省城重刊本)。朱子原书五卷,附录一卷,牛肇濂辑。半页九行,行十七字,注文小字双行同,版心粗黑口,四周双边。卷首为“主式”。有光绪己卯三原贺瑞麟(1824-1893)跋文“余旧读明《性理大全》中《家礼》一卷,拟取朱子正文刻之,有年所矣,而未就,既乃得陕州梁君殿象此本,乃喜得见朱子之书,周氏又为附录,甚得体制,亟属岐山武生文炳刊以公世。”^④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。

日本元禄十年(1697)浅见絅斋跋刊本。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四周单边,版心白口,无界。小樽商科大学图书馆藏《性理大全》第二十一卷《家礼》,书后有一段手书跋文,云“元禄丁丑冬日浅见安正谨识,右数语见刻本《家礼》跋”,书中校勘字迹与跋文同。取之与元禄本对比,无一字相异。此外,从校勘的情况来看,性理本与元禄本几无差异。但元禄本编排参照周复五卷本系统,内容上则与性理本近似,故可推之性理本为浅见絅斋校订时候采用的底本,但性理本所出现的杨复、刘垓孙、刘璋附、补、增注部分,悉数被删去。据长泽规矩也(1902-1980)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和刻五卷本还有后印须原屋茂兵卫刊本、明治印本、延保三年(1675)寿文堂刊本、宽政四年(1792)江户须原屋茂兵卫刊本、后印大阪柳原积玉圃刊本、天保二年(1831)佐土原学习馆跋刊本、嘉永五年

①丁丙《八千卷楼书目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84页。

②《钦定四库全书》经部第142册,台北:商务印书馆,1986年版,第529页。

③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,济南:齐鲁书社,1996年版。

④贺瑞麟《重刻朱子家礼原本书后》,光绪6年(1880)西安省城重刊马杂货铺藏板,第2页。

(1852) 仙台藩养贤堂刊本^①。

五、十卷本

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十卷 宋刊本^②。是书为杨复附注、刘垓孙增注。十四行,行十四字,注文小字双行,二十一字,四周单边,版心白口,题“门人秦溪杨复附注,后学复轩刘垓孙增注。”前有朱子手书序,仅据此即可推翻王懋竑(1668-1741)在其《白田杂著》一书中斥《家礼》非朱子之作的观点,即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所云“白田王氏以此序为依仿《礼范》跋语者,由未见是本故耳。”^③凡通礼一卷,冠礼一卷,昏礼一卷,丧礼五卷,祭礼二卷,其图散见各门中。十卷本在杨注附图本的基础上,将原来的丧礼一卷析为五卷,祭礼一卷析为两卷;于每卷间补入杨复附注、刘垓孙增注;各卷中增补更多的插图。清代藏书家钱曾(1629-1701)云“杨复惜其未尝再加审定,因采诸家议论,有以发明《家礼》之意者,附注逐条下,并在诸图。而刘垓孙又增注之。”^④此书迭经毛晋(1599-1659)、钱曾^⑤、查慎行(1650-1727)^⑥、蒋光照(1813-1860)、瞿镛(1794-1846)、张金吾(1787-1829)等藏书家收藏^⑦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、北京图书馆、上海图书馆分别藏有毛晋旧藏本的零本。按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云“宋本《文公家礼》四本一套,今与今世行本不同,校对便知。”^⑧东文研藏有第三、第四两卷;北京国家图书馆藏有第六、第七两卷;上海图书馆藏有第五卷。其中东文研所藏第四卷二册系长泽规矩也得自中国南部,第三卷一册则于东京获得^⑨。此本与影印铁琴铜剑楼旧藏北京图书馆藏本的为同版。但此本刷印较早,铁琴本虽系足本,印面不如此本之清晰。今《中华再造善本》影印了此本,卷首有“得树楼藏书”、“南书房史官”、“查慎行字夏重”、“又曰悔余”诸朱记,有查慎行跋,该足本即所谓的铁琴本^⑩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将此本著录为元刊本^⑪。又据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,该书尚有影写宋刊本^⑫。

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十卷 元仿宋刻本。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载“元刻本抽出深衣制

①长泽规矩也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,东京:汲古书院,1976年版,第13页。

②似应刊于宋大德元年(1297)之前,按黄瑞节所编《朱子成书》卷前神主式下注云,礼经及《家礼》旧本于“高祖考”上皆用“皇”字,大德年间,省部禁止,回避皇字,今用“显”可也。查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“作主节”下所附木主全式、分式,其陷中即书“皇考某官封谥府君神主”,宋刻杨注附图本则书“显高祖考某官封谥府君神主”。如按照此种推测,则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的刊刻时间似应先于宋刻杨注附图本。

③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100页。

④钱曾《读书敏求记》,北京:书目文献出版社,1984年版,第15页。

⑤钱曾《虞山钱遵王藏书目目录彙编》,上海:古典文学出版社,1958年版,第19页。

⑥集注本序后清南书房史官查慎行(1650-1727)一段序文校勘的题跋,如下:“有一此序原刻乃朱子手笔,后来翻刻模仿,渐失其真。凡与文集不同七处,今以文义推之‘常体’二字,《集》作‘礼学’;‘其契’二字,《集》作‘要体’;契二字终是翻刻之讹;至‘用于贫窶’,《集》本讹‘用’作‘困’;‘务本’之‘务’,《集》讹作‘敦’;‘崇礼’之‘崇’,《集》讹作‘敦’;‘又不可以一日不’字上,《集》少‘亦’字;‘究观古今’上,《集》少‘究’字。皆当以此本为正。”据《文公家礼会通》,朱子手书为南京国监旧板,后汤铎复辑时,临此旧板手书,但字体粗犷,无原版清秀。

⑦邵懿辰《增订四库简明目录标注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79年版,第98页。

⑧毛扆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,嘉庆庚申士礼居藏版,第4页。

⑨仁治二年(1241)日本东福寺开山圣一国师圆尔辩圆(1202-1280)自中国归,携回汉籍内外文献数千卷。东福寺第二十八世住持大道一以(1305-1370)将圣一国师藏书编成《普门院经论章疏语录儒书等目录》,其“云部”著录《文公家礼》一册。参见严绍璁编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经部礼类,北京:中华书局,2007年版,第125页。

⑩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《藏园订补邵亭传本书目》,北京:中华书局,1993年版,第76页。

⑪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版,第219页。

⑫张金吾《爱日精庐藏书志》(卷4)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276页。

度,另为深衣考一卷,并抽出各图,另立一卷,失其旧矣。其附注、增注,俱以阴文标明,明刻混而一之,遂致莫辨。每半叶七行,行十四字,注双行,行二十一字。字体古雅,板刻清朗。序文尚是朱子手书,与《本集》所载,多不合处。”^①又据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云:“《文公家礼》十卷,宋杨复、刘垓孙撰。存三卷,附注低大字一格,约十九字。附注中所引各家说其书名姓氏均以白文别之,黑口,四周单栏。钤有‘毛晋之印’、‘子晋’、‘斧季’、‘汲古主人’各朱文印。”^②然毛氏之《汲古阁珍藏秘本书目》仅著录一部宋本,此处定为毛氏所藏元本,未知的否。

刘璋补注《纂图集证文公家礼》十卷,元刊本。此书在杨复附注、刘垓孙增注的基础上,增入刘璋补注。《读书敏求记》止录刘垓孙增注,不及刘璋补注。《郑堂读书记》云此本仅取周复辑《家礼》附录三分之一篇幅,故多有删节之处,刘垓孙增注不及之处,刘璋为之补注^③。今元刊本已佚,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上海图书馆藏有一明刊本^④。刘璋补注本又有一七卷本,题《文公先生家礼》,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题“门人杨复附注,刘垓孙增注,刘璋补注。凡通礼一卷、冠礼一卷、昏礼一卷、丧礼一卷、祭礼一卷,凡五卷。首有《家礼》图一卷,末有深衣考一卷。前列朱子自序,后有淳佑壬寅莆田方大琮后序,其杨复跋语,则冠以‘长溪杨氏复曰’六字,则是本已非出杨氏手定矣。”^⑤可见此七卷本是在宋刻五卷本基础上进行的修补,与元刻十卷本是两个不同的系统。瞿氏将此书定为元刊本,但傅增湘认为当是明成化、弘治年间(1465-1505)刊本,“海虞瞿氏明刊本。十二行,二十三字,大黑口,四周双栏,是成、弘间刊本,有方大琮后序,杨复跋语,号为元本。”^⑥近人吾妻重二据该本深衣考引“朱氏右曰”,按,朱右为明人,生卒年为1314-1374年,故该本当为明刊本而非元刊本^⑦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为明刻本^⑧。

景泰元年(1450)金陵汤氏执中堂刊本。题《文公家礼会通》,其中通礼一卷,冠礼一卷,昏礼一卷,丧礼五卷,祭礼两卷。四周双边,有界栏,半叶十一行,行二十二字,注文小字双行,版心粗黑口,上下相向黑鱼尾,文前有南京国监旧板序、周叙及陶元素、叶衡、王佐、汤铎等序。卷末有尾题及刊记“景泰元年,岁次庚午孟春之闰,金陵汤氏执中堂刊行。”跋文“景泰元年春三月既望,南京武学教授钱唐陈信秋鸿书。”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^⑨。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及北京国家图书馆藏。

嘉庆六年(1801)重刊十卷本。扉页题“宋大中丞鉴定,朱子《家礼》。宋庄敏公《四礼初稿》、吕忠节公《四礼约言》附,宝宁堂梓行”。八册十卷,附图,半页十行,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,左右双边,白口,单鱼尾,版心下题“宝宁堂”。辽宁大学图书馆藏。又有嘉庆十四年(1809)麟经阁重刊十卷本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。又有清通德堂重刊十卷本,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。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曰“此本即其书,但亦为坊刻窜乱,并不标名‘仪节’之名,非复原书面目矣。琼山驳《家礼》中诸图,非朱子原书所有,其辩证甚详。其所自著,亦必无图可知。此本仍有图,散列各章之中,庞杂无伦,与《提要》所载之本相同。其前列朱子原序,而琼山自序则不载。又有国朝康熙辛巳宋牧仲序及新安汪书后,而绎其文,宋则序其曾伯祖之《四礼初稿》;汪则跋其父所辑《汪氏家礼》也。又卷首列琼山名,后别有汪星溪订及其子晦叔校诸名,疑《汪氏家礼》即佑所辑。此本乃坊间取《朱子家礼》、《琼山仪节》、《汪氏家礼》诸书,杂糅成编,故其题名序文如是,而书名则即朱子之旧,不著

① 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100页。

② 傅增湘《藏园群书经眼录》(卷1),第63页。

③ 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69-70页。

④⑧⑨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9年版,第219页,第219页,第219页。

⑤ 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100页。

⑥ 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《藏园订补邵亭传本书目》,第76页。

⑦ 吾妻重二《朱熹〈家礼〉实证研究》,上海: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,2012年版,第91-92页。

‘仪节’字,舛谬百出,然颇行于近世,故为志而辨之。前又有引书目及卷首一卷,目曰《附录》,载宋以来诸家论礼之说,而琼山说亦列其中,题曰‘邱氏’云云,亦可证是书非《仪节》矣。”^①

六、八卷本

《家礼笺补》八卷钞本。据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:“旧题杨复撰,有嘉定三年(1210)自序。据序知复于《家礼》板行之后,更以其获闻师说而原书未及者,为笺补之。惟核是书,与附注无一语相同,疑出后人依托。”^②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此书有清钞本,两册,半页九行,行二十字,无格。国家图书馆藏。

明人丘浚在《家礼》五卷本系统上,增注仪节,成八卷本。八卷本《文公家礼仪节》中,最早的当为成化间(1465-1487)刊本。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版心黑口,四周双边。有成化甲午(1474)丘序,次引用书目,次朱子序。卷中有刊记:“《家礼仪节》初刻于广城,多误字。后至京师重校改正,然未有句读也。窃恐穷乡下邑初学之士,卒遇有事,其或读之不能以句,乃命学者正其句读。适福建金宪古冈余君谅以事来朝,谓此书于世有益。持归付建阳书肆,俾其翻刻,以广其传云。成化庚子秋八月吉日谨识。”可知此书初刊于广州,再刻于京师,成化十六年再刻于建阳书肆。京都大学文学部铃木文库藏本。按《倭板书籍考》著录《文公家礼仪节》八卷,云“大明成化中,丘文庄以《朱子家礼》为本,加以仪节考证杂录,而儒家之礼法成章详也。”^③

明弘治三年(1490)顺德知县吴廷举刊本。八卷六册,其中通礼一卷,冠礼、昏礼共一卷,丧礼三卷,祭礼二卷,《家礼》杂仪一卷。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小字双行字数同,双栏,版心黑口。卷前有朱子原序及成化甲午春丘浚序,文末有弘治三年(1490)丘浚门人韦斌及顺德知县吴廷举跋文。哈佛大学汉和图书馆藏有足本,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存第一至第四卷。此本后于嘉靖十八年(1539)重修,重修本增补嘉靖己亥(1539)左承裕跋文。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藏有足本。

明正德十二年(1517)应天府、直隶太平府刻本。应天府刻本,据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,浙江图书馆藏有此本,但笔者未知所载确否。直隶太平府刻本,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小字双行同,粗黑口,四周双边,版心刊“《家礼仪节》”,有成化甲午丘浚序及正德十二年(1517年)赵维藩跋,目前甘肃省图书馆、华东师范大学图书馆藏。

明正德十三年(1518)常州府重刊本。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夹注双行字数同,双栏,版心小黑口或大黑口,中间记书名“《仪节》”,下方记篇名页次。全书通礼一卷,冠礼一卷,昏礼一卷,丧礼三卷,祭礼一卷,《家礼》杂仪一卷。卷末有“正德戊寅孟秋吉日,直隶常州府重刻”刊记及书坊记。此本即正德十三年常州府重刊建阳坊本^④。

明嘉靖元年至五年间(1522-1526)广西刊本。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小字双行同,上下细黑口,无鱼尾,四周双边。卷首有丘氏自序、引用书目,卷端题“琼山丘浚辑,后学胡尧元校刊”。引用书目末有墨围半行,应是未刻之刊记。此本非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等著录之已知同行款刻本,而是广西布政使司右参政胡尧元于嘉靖元年至五年间刻于任上,未闻著录,传本仅见,迭经明、清名家收藏。

重订《文公家礼仪节》八卷。题明丘浚撰,明陈仁锡重订,明刘衙刻本,日东里散人识。八卷三

①周中孚《郑堂读书记补逸》(卷6),收入《宋元明清书目题跋丛刊》清代卷第9册,北京:中华书局,2006年版。

②瞿镛《铁琴铜剑楼藏书目录》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100页。

③严绍璜编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经部礼类,第125页。

④莫友芝撰、傅增湘订补《藏园订补邵亭传本书目》,第77页。

册,十行,行二十一字,版心白口,四周单边,封面镌“刘衡藏板”。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^①、日本内阁文库藏^②。

明嘉靖乙卯(1555)朝鲜清州牧刊本。据《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》,题《文公家礼仪节》,八卷四册,明丘浚撰。有嘉靖乙卯金忠甲跋,又有“嘉靖乙卯夏清州牧开刊”木记。旧藏枫山文库,盖庆长十九年,德川家康在骏府所贻其子秀忠云。《御书籍来历志》所载本^③。

明万历二十七年(1599)闽书林自新斋余明吴刻本。是书由彭滨补校。题“重刻申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正衡”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。半页九行,行二十字,版心白口,四周双边。辽宁省图书馆藏。此书还有万历中牛山熊氏刊四卷本。题“重刻丘阁老校正朱文公家礼”。半页十行,行二十二字,注文小字双行,四周单边,版心白口,上黑鱼尾,象鼻题“家礼宗”,版心中端题各卷卷名,下端记叶次。每卷卷末有尾题。题“阁老琼山丘氏校正,书林牛山熊氏梓行”。序“文公家礼宗仪序”,通礼、冠礼共一卷,昏礼、丧礼、祭礼共三卷。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。

明万历三十六年(1608)常州府推官钱时刊本。全书四册,书中附图录。四周单边,半页八行,行十六字,注文小字双行,小黑口,中上端题“仪节”、中下端题篇名并记页次,版心下记刻工姓名:文、云、胡皋、方、包、方仕、范、范伦、胡、毛、池、邵、经、蒋诸人。首卷题“后学丘浚辑、杨廷筠订、钱时刊”,卷末尾题后有常州府儒学邵承范书序。卷首有朱子、丘浚、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周孔教、御史武林杨廷筠、江西道监察御史方大镇、常州府推官钱时等六序。此本据正德戊寅本出,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云:“《文公家礼仪节》八卷,明万历刊本,后学邱浚辑、杨廷筠订、钱时刊。前有朱子原序及黄氏榦诸儒论说。书本五卷,琼山先生复衍以图式,参酌编次,一通礼,二冠礼、冠图,三昏礼、昏图,四丧礼、丧图,五丧葬、丧图,六丧虞,七祭礼、祭图,八杂录。序而行之,又经杨廷筠所订。按,元应氏《家礼辨》其文不传,仅见于是书。廷筠字作坚,万历乙未进士,累官顺天府丞,魏阉用事,乞归,《府志》入名《臣传》。应氏,武林籍,廷筠亦仁和人,先后皆吾乡先哲,羽翼此书,不仅以刻工精好,版字宽大为可宝也。”^④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目》著录。台北“国家图书馆”、北京国家图书馆等处有藏此本。就笔者所见,钱时刊本在清代有四种翻刻本,第一种为嘉庆元年(1796)重刊本,此书扉页题“嘉庆元年重镌《文公家礼》藏板”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此本。第二种为同治八年(1869)重刊本,扉页题“同治己巳年新镌,《文公家礼》本堂藏板”,封面及版心书名原题“《文公家礼》”,封面书签钤“善成堂发兑印”,未见著录,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藏此本。第三种为光绪七年(1881)何国桢翻刻本,此本扉页题“光绪七年辛巳重刊,板存顺庆府西充县北槐树场槐秀书院。”题“新安朱熹编,杨慎校定,后学丘浚辑,杨廷筠订,钱时刊,李澄补校,何国桢刊。”第四种为光绪十三年(1887)上海江左书林影宋原刻本,此本扉页题影“宋原刻《文公家礼》,后学朱记荣敬书。”全书通礼一卷,冠礼一卷,昏礼一卷,丧礼三卷,祭礼一卷,杂录一卷。万历本无鱼尾,象鼻处无题,光绪本翻刻时改为上黑鱼尾,象鼻处题“《文公家礼》”。

明万历四十年(1612)刊本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著录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

明万历四十六年(1618)何士晋刊本。《中国古籍善本书目》、《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所藏中文善本书目》著录。宋朱熹撰,明丘浚编,八行十六字。卷前有万历四十六年何士晋序,卷内题“后学邱浚辑,何士晋订。”卷末题“常州府儒士□□□(人名残缺)书。”乃何士晋刊于常州者也。按万历戊申(三十六年)常州府推官钱时曾刊是书。此本亦刻于常州,后于钱本者仅十年。其行款板式字体,大致相同,知此本乃据钱本覆刻者。惟卷前“诸家论说”部份,钱本较简,此本则

①参见《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古籍善本书目》,北京:北京图书馆出版社,2002年版,第28页。

②参见严绍璁编《日藏汉籍善本书录》经部礼类,第125页。

③宫内省图书寮编《图书寮汉籍善本书目》(卷1),昭和六年(1931)宫内省图书寮御藏板,第11页。

④丁丙《善本书室藏书志》(卷2),收入《续修四库全书》史部目录类,第189页。

颇有增补。卷八末数页,此本行款略变旧式。又,两本版心下方,皆刻字数。卷一第四十四页,钱本所注字数为四百九十六,此本云四百七十六。数之,则此本是而钱本误。以此证之,是本乃覆刻钱本,而曾略加校订也。卷内有“京口耿氏十笏堂藏印”印记^①。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

明嘉靖九年(1514)序刊本(天启、崇祯间刻本)。据《四库提要》曰“是编前有慎序,词极鄙陋,核其书,即邱浚之本改题慎名。其图尤为猥琐,送葬图中,至画四僧前导,四乐工鼓吹而随之,真无知坊贾所为矣。”原题“宋新安朱熹编,明成都杨慎辑”。杨慎序云“不佞自甲申议礼获戾,谪居滇中。己丑以外艰奉旨,滇还守制。读《礼》之次,详为较定是书耳”。按甲申为嘉靖三年,己丑为八年,而末署正德庚寅应为嘉靖九年,正德二字,为后人误添。“校”字作“较”,此为天启、崇祯间人翻刻本^②。此书又有清咸丰六年(1856)翻刻本。全书四册,有图,半页九行,行二十四字,小字双行同大字,版心白口,单黑鱼尾,左右、上文武双栏,下单栏内封题“咸丰丙辰新镌,本堂藏板”、“杨慎序”称“明正德庚寅岁七月壬寅”撰,经查,明正德无庚寅年。四川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。

据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和刻八卷本有庆安元年(1648)风月宗知刊本、庆安四年(1651)昆山馆道可处士刊本、明历二年(1656)柏屋八右卫门刊本、万治二年(1659)大和田九左卫门刊本、后印出云寺和泉椽刊本^③。万治二年(1659)大和田九左卫门刊本半页九行,行十六字,夹注双行字数同,双栏,版心小黑口,全书通礼一卷,冠礼一卷,昏礼一卷,丧礼三卷,祭礼一卷,杂录一卷。据种秀堂藏金闾舒瀛溪刊本翻刻,是书由杨慎增订,因此扉页题“杨升庵先生手定。”卷末有两行刊记“万治二年己亥五月吉日,大和田九左卫门。”卷末并有三行题记“享保十二年丁未秋晚□安河处会,□于古义书院,士亨识。明年春二月再校。”辽宁省图书馆、浙江图书馆、大阪中之岛图书馆藏。

清康熙四十一年(1701)紫阳书院本。全书五册,通礼一卷,冠礼一卷,昏礼一卷,丧礼三卷,祭礼一卷,杂录一卷。半页八行,行十八字,版心白口,四周双边,单黑鱼尾。扉页题“宋大中丞鉴定,《朱子家礼》,宋庄敏公《四礼初稿》、吕忠节公《四礼约言》附”。卷前有“康熙辛巳孟秋商丘宋荦序”、“康熙辛巳仲秋朔日新安汪鉴谨识《朱子家礼》书后”。题“紫阳书院定本,丘浚琼山辑,杨廷筠节斋补,后学施璜虹玉、裔孙朱启昆我裕参,汪佑星溪订,子鉴晦叔恭校”。复旦大学、辽宁大学图书馆、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藏。

清雍正元年(1723)善成堂书坊刊汪郊校刻本。全书六册,半页九行,行二十四字,小字双行,白口,四周双边。

清乾隆十二年(1747)刊本。全书四册,半页九行,行二十字,小字双行同,白口,单鱼尾,四周单边,版心题“《家礼仪节》”。香港中文大学图书馆藏有此本。

清乾隆三十五年(1770)宝敕楼重修本。半页九行,行十九字,注文小字双行,四周双边,版心白口,上黑鱼尾。题“重刻丘文庄《家礼仪节》”,但每卷条目下又补录清人新增补仪节。卷首仅有成化年丘浚序而无朱子原序,新旧图散见于正文当中。每卷《余注》尽删,又于丧礼疾病迁居正寝条下补“增注”一条,北京大学图书馆藏。

《续修四库全书总目提要》认为,《家礼》刻本传世滋多,推而论之,大约有四种,一为宋刻《纂图集注文公家礼》十卷,杨复附注,刘垓孙增注,此本为各本之所自出;二为元刻《文公先生家礼》七卷,杨复附注、刘垓孙增注、刘璋补注;三为影宋抄本《家礼笺补》八卷;四为明嘉靖间刻《家礼》五卷附录一卷。综斯四本,论其臧否,要以宋刻为善,元本、抄本、明本,皆从宋本而出。

[责任编辑:翁惠明 wenghm@vip.163.com]

①屈万里《普林斯顿大学葛斯德东方图书馆中文善本书志》,收入《屈万里先生全集》,台北:联经出版社,1984年版,第35-36页。

②王重民《中国善本书提要》,上海:上海古籍出版社,1983年版,第22页。

③长泽规矩也《和刻本汉籍分类目录》,东京:汲古书院,1976年版,第14页。